

第八十六章 樓上樓、人外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>宋嫂？眾人心頭一驚，心想提司大人難道在杭州城也有相好的？不過監察院上上下下的官員們都清楚，在男女之事上，範閑乃是京都少見自矜的官員，小小年紀，卻極少去四處招惹，名聲在外，自己這些人定是想岔了。

當然是想岔了，範閑隻是在想著這座杭州城，是不是和那座杭州城一樣，都有位姓宋的嫂子在賣魚羹，這裏的西湖上當然沒蘇堤白堤，卻不知道有沒有如西子一般清柔的江南女子。

遊曆世間，終於到了文人墨客們念念不忘的江南，範閑的心裏也有些小小興奮，雙腿一夾，馳馬而入。

入杭州城很簡單，他們一行人早就備好了相關的路引與文書，冒充是由梧州來，經杭州往南方去的大族前哨。路引文書上麵蓋的章子沒有人能看出問題來，監察院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，經常性地用高超的造假技巧傷害各地府衙官員的心情，這事兒已經成了熟練工種。

一行人樂呵呵地沿著城門下的直道往城裏走去，範閑這時候已經上了馬車，微掀窗簾看著杭州城內的景象，隻見街人行人麵色安樂，道路兩邊商鋪林立，行不多遠便有一家酒樓，隻是天時尚早，並沒有透出幾絲誘人的香氣。單看杭州百姓的穿著與街麵，便知道江南富庶，果然不是虛言。

行了一陣，車隊前方出現了一長排齊整無比的柳樹，冬末尤寒，柳上自然並無青葉迎客，隻是像鞭子一樣有氣無力地垂著，但勝在整齊。所以給人第一眼的觀感衝擊極為強烈。

範閑眼尖，透著那層層柳樹簾，便瞧見了被這一長排柳樹擋著的那片水麵。

水光清柔，微紋不興，在這冬末的天氣裏。清揚地透著股潔淨味道，並不是拒人千裏之外的寒冷，隻是一味溫柔，便泓成了平湖十裏。遠方隱見青山秀美隱於霧中。幾座黑灰色地木製建築沿湖而起，透著絲富貴而不刺眼的味道。

這水正是西湖。

而今日西湖邊上有些熱鬧

—

縱馬西湖畔，折柳贈青梅，這是範閑前世小學的時候寫的兩句瞎詩，那一世的他。對於杭州就有種天然地向往，總覺著西湖怎麼就能那麼美呢，怎麼就能有那麼多名人兒呢？

但他混的社團裏有位同學是打杭州過來的，曾經告訴他，西湖。實在是不咋滴。當時還叫範慎的範閑有些不以为然，但卻一直沒有機會真正去杭州親近過西湖，一方麵是因為後來生病了，而最主要地原因在於，那一世杭州的房價著實有些貴的離譜。

西湖邊樓上樓，乃是杭州城裏最高檔的食肆。樓外青幡飄搖，青樹成蔭，一大方青坪可以曬書，樓內青木為桌，青衣小二。清倌人唱曲...實在是清一色享受。隻可惜如今卻是冬天，青幡凍僵。青樹幹黃，那方青坪之上俗人正在打架，清倌人還在唱曲兒，卻不好隻穿一身輕紗，味道自然要弱了許多。

範閑坐在欄邊桌上，隔著欄外擋風竹簾的縫隙往外望著湖麵，稍許有些失望，宋嫂魚羹自然是沒有地，東坡肉也是沒有的，叫化雞沒有...居然連菜湯都沒有！好在龍井蝦仁依然存在，不然他隻怕要鬱悶的轉身離開了。

沒了雷鋒塔，沒了斷橋，這西湖...還是自己心目中的西湖嗎？他端起三根指頭粗的小酒盅，滋溜一聲一飲而盡，說不出地悵然。

其實是他過苛了，杭州的本幫菜清淡之中帶著舒爽，與京都飲食大不一樣，在慶國也是相當出名。

隔間裏一共三張桌子，除了守在門口的兩名護衛之外，其餘的人不論主仆，不論貴賤都被範閑命令坐下，在那裏悶聲吃著，滴滴嗒嗒的都不知道是口水還是湯汁落在桌上放出的聲音，看這些人吃地模樣，雖然有長途旅途所帶來的

饑餓問題，也能表明這樓上樓的菜做的確實有兩把刷子。

這場景有些可怕，一大群人在那兒沉默而凶悍地吃菜，門口兩個護衛在咽口水，也隻有範閑一個人還有閒情端著酒杯倚欄觀景。

將欄外的擋風竹簾拉起少許，光線頓時大明，冬湖水色映入眼中，風兒吹進樓來，吹散了隔間裏飄浮著地菜肴香氣。

同一時間內，樓外湖畔那一大片青石坪上也傳出震天介的一聲喝彩！

—

喝彩聲隨風潛入樓，便又引得樓上樓裏地眾多倚欄而站的食客們齊聲喝起來彩來，一時間人聲鼎沸，竟是說不出的熱鬧。

隻有這道隔間裏依然安靜，範閑倚欄而觀，又飲一杯，麵上浮出一絲笑容，並不怎麼吃驚。

他的屬下們被這無數聲喝彩震的抬起了頭來，知道樓下的比武進行到了關鍵處，卻也沒有湧到欄邊觀看，反而是重新低下了頭，開始對付席上的美味佳肴。

範閑看了屬下們一眼，覺得有些奇怪，就算你們內心驕傲，認為江湖上的這些武者都不禁你們幾刀，但大家同道中人，參詳一二的興趣總是有的吧？

其實他不明白，對於虎衛與六處的劍手來說，江南的武林大會再怎麼熱鬧，也不如桌上的美味來的吸引人，那些各大門派的高手水平是有的，但如果真要論起殺人，就有些不夠看了畢竟他們才是殺人的專業人士。

思思和那些剛被買的丫頭們，更是很害怕這種打打殺殺的場麵，老老實實地坐在旁邊一桌，不會過來。

隻有三皇子，他才是這次來杭州觀看大會的幕後推手，不知道使了多少手段。才讓範閑答應了自己，哪裏肯錯過，手裏端著一盤生爆鱔片，一手拿著筷子往嘴裏夾，一麵大感興趣地望著樓外青坪之上正在比武的二人。擠眉弄眼，好生興奮。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皺眉輕聲說道：“殿下，有這麼好吃嗎？”

三皇子有些惱火他耽擱了自己看戲。白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宮裏不準做這個。”

範閑一愣之

後馬上想了起來，皇宮飲食都有規例，像黃鱔這種北方少見，不能四季常供。而且模樣醜陋的東西，是很難進入禦廚慧眼地。他自嘲地一笑，順著老三的目光往樓下望去，下意識開口為小孩子講解了起來。

“使劍的那人，乃是江南龍虎山傳人。看這模樣，至少也是位七品的高手了，可惜腕力稍嫌不足，他師傅聽說當年是個書生，這基本功沒打好，壞習慣也傳給了後人。”

“和他對戰的那人比較有名氣。姓呂名思思，別看我，就是個女地。她是東夷城雲之瀾的徒弟，算是四顧劍的女徒孫了，係出名門。自然不凡，我看那個龍虎山的劍客呆會兒就等著被戮幾個眼兒吧。”

“老師...雲之瀾？”三皇子一筷子鱔片停在了嘴邊。就連他一個小孩兒也聽說過這個名字，雲之瀾乃是東夷四顧劍首徒，早已晉入九品，實為世間一代劍法大師，去年東夷使團訪問慶國，領頭地便是此人。

“聽說他也來了江南，除了給自己最疼愛的女徒弟打氣之外。”範閑想了想後說道：“想來也和明家有關吧。”

東夷城與長公主的關係向來良好，但與範閑的關係卻是向來惡劣，兩邊雖然沒有太多的直接接觸，但間接上地交鋒已經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，但唯一的一次交鋒，便已經讓他與對方結下了極難解的仇怨。

他在牛欄街上殺死了雲之瀾的兩名女徒弟。

好在費介麵子大，親赴東夷城，將當年給四顧劍治病的麵子全數賣光，才換來東夷一脈不來找範閑麻煩地承諾，不然以東夷人熱血衝動記仇的性情，範閑這兩年哪裏可能過的如此舒服。

要知道四顧劍那個怪物，可是連慶國皇帝都敢暗殺的瘋子。

青石坪上人數並不多，朝湖一麵搭著個大竹棚，棚裏坐著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人物，中間坐著一位江南路的官員，江南水寨地夏棲飛，坐在最偏遠的邊上，他年紀輕，在江南武林中的輩份也不足。今天在主席台就座的，還有監察院四處一名不起眼的官員，卻隻有範閑認出了他地身份。

江南武林盛會已經開了半日，青石坪上比武的人已經換了幾撥，拳來劍往，好生熱鬧，好在幾番交手，並沒有鬧出人命，在朝廷官員地目光注視下，江湖人士總會有些忌憚，總之最後將這場武林大會開成了一次成功勝利團結的大會，江湖人有的獲得了名譽，有的獲得了難得的露臉機會，有的獲得一些華而不實的武道經驗。

範閑冷眼看著這一幕，很輕鬆地便想起了前世的那本江湖是江山的一隅？眼前青石坪上的所謂江湖，隻怕連一隅都算不上，隻是江山的一道花邊罷了。

但是他的臉上也掛著幾絲淡淡憂慮，看了半日，發現這些江湖高手雖然並沒有拿出壓箱底的本事，也沒有以命相搏，但確實有些真正的強者，就拿最後那場龍虎山的劍客來說，在東夷城一脈的麵前，竟是半點沒有落下風，估計最後還是看在四顧劍的名義上，這才退了半步。

真正的高手沒有出麵，出麵的已經不俗，而這些人的身後無一例外的都有豪門大族或是官府的影子，若有些有心人將這些力量集中起來，範閑也會覺得有些頭痛難怪朝廷對於這片兒管的一直相當嚴苛，看來陛下也知道，對於民間的武力，必須保持一貫的震懾力量，同時用朝廷的光芒吸納對方。

範閑知道自己終究還是托大了，夏棲飛說的對，草莽之中真有豪傑，隻是在慶國皇帝這二十年的強悍武力高壓之下，沒有什麼施展的機會。

“雲之瀾在哪裏？”三皇子好奇地在樓下人群裏尋找著，沒有注意到範閑的稍許失神。

範閑搖搖頭說道：“他地身份不一樣。當然不耐煩在草棚裏與那些老頭子以及朝廷官員坐在一起，誰知道這時候躲在哪兒的。”

話說在前年的皇宮之中，範閑還是被雲之瀾的如劍目光狠狠地紮過幾道，隻是他臉皮厚，心腸黑。知道對方不可能對自己如何，所以甘然受之。

這時候他的目光在樓下四處巡視著，卻沒有發現那個劍術大家地蹤影，心頭微感憂慮。不是擔心自己，而是擔心影子刺客會不會不經自己的允許而自行動手。

陳萍萍曾經說過影子與四顧劍之間的恩怨，那種深入骨髓的仇恨，不是能夠用公務壓製住地，尤其是此次雲之瀾又是喬裝下江南。沒有走官方途徑，影子要殺他，這是最好的機會。

但今日西湖之畔高手雲集，官員大老眾多，如果在眾目睽睽之下暴出一場九品戰。眾人的眼福是有了，但影響未免也有些太過惡劣。

範閑在欄邊思忖著，心中不停地考量，雲之瀾明顯不是因為這個破會來到杭州，當然是因為自己而來，信陽往東夷城方向輸貨。四顧劍無論如何也要保住明家，而自己要動明家，隻怕也要先將隱在暗處的那位劍術大家找出來才是。

便在此時，樓下竹棚之中的那位官員站起身來，走到石坪之上拱手行了一禮。溫和說道：“今日見著諸位豪傑演武，本官不由心生感慨。我大慶朝果然是人傑地靈，民間之中多有英豪，望諸君日後依然勤勉習武，終有一日能在沙場之上，為我大慶朝開疆辟土，成就不世功名，光宗耀祖指日可期。”

官員笑嘻嘻道：“不怕諸位英雄笑話，本官乃是位手無縛雞之力地書生，臨坪觀武，徒有羨慕之情，恨不能拜諸位學上幾招，將來也好上馬殺賊，為陛下掙些臉麵。”

坪上的江湖人聞言都笑了起來，心想這官說話倒也客氣之中夾著幾分有趣。本來江湖之事，平白無故多了朝廷的鷹犬在一旁盯著，坪上這些人心裏都有些怒氣，但聽到這官員一說，有些人便想倒確實是這麼回事，習得好武藝，還是終要賣與帝王家...

在江湖上固然瀟灑自由，但也極易落拓，總不及報效軍中還可名利雙收，皇帝陛下向來深重武功，太平了這多年，將來的

仗總是有的打，軍功總是有地掙。

但這般想的，終究還是少數，大多數站在坪外，不與其事的江湖清高灑脫之輩自然對這朝廷的官員嗤之以鼻，有

人便陰陽怪氣說道：“民間多有英豪不假，不過卻不見得全是咱們大慶朝的英豪，先前不是還有幾位東夷城的劍客？難道大人也勸她們入伍為將，日后再打回東夷城去？”

範閑在樓上聽著，本有些欣賞這名江南路官員說話乖巧，驟聞此言，不禁笑了出來，輕聲罵道：“好利地一張嘴。”

三皇子一旁恨恨說道：“都是一幹刁民，老師說的對，實在是沒什麼意思，根本就不該來看。”

卻隻聽得青石坪上那位官員不慌不忙說道：“文武之道，本無國界之分，我朝文士往日也曾在大齊參加科舉，如今也在朝中出閣拜相。世人皆知，東夷城四顧劍先生乃一代宗師，門下弟子自然不凡，這幾位來參予盛會，也是我大慶朝的一樁幸事，若東夷城諸位樂意為我大慶朝廷效力，朝廷自然不會拒絕。”

他自嘲一笑，咳了兩聲後說道：“當然，我朝與東夷城世代交好，先前那位先生說的話，倒是不可能發生的。”

那名陰酸江湖人聞言大笑了起來：“這天下諸候小國倒是不少，但真正要打起仗來，能配做咱們對手地，也就隻有北齊與東夷，大人說打東夷不會發生，莫非便是要打北齊？”

眾人大嘩，有些老成之輩忍不住瞪了那人兩眼，心想不與官鬥乃處世明言，你非硬頂著說幹嘛？眾人看著那名陰酸發話的人，卻覺得他有些麵生，不像是在江南武林混跡地出名人物。

在樓上默然聽著的範閑。也覺得有些奇怪，卻說不明白奇怪在哪裏。

坪上那名江南路的官員沉吟少許，忽然開口微笑道：“這位先生言之有理，不過除卻咱們中原繁華地外，天下也不平靜。便說那西邊的蠻子最近又開始蠢蠢欲動，諸位可曾聽說？”

他拋出一條未經證實地風聞先讓場中群豪安靜了下來，這才笑著說道：“朝廷與北齊去年才互換國書，聯姻之事將成。邦誼必將永固，怎會如先生所言再興兵戈？”

那名言語咄咄逼人的江湖人士略一沉默，這才開口說道：“隻要慶國人這般想，那就好，謝大人釋疑。”說完這句話。他就將身子退到了後方的人群之中。

這句話卻表露了他的身份，原來是個齊國人！

場間一陣微嘩，隻是武會本無限製，東夷城能派人前來參加，北齊人自然也可以。誰也不好說些什麼。

樓上的範閑卻是眉頭一皺，站起身來，雙眼中清光一現，便在樓下地人群裏仔細搜尋起來，目光卻沒有盯著被人群圍著竊竊私議的那個北齊人，不知道他是在找些什麼。

他所處的樓層一角比較偏。有冬樹遮住少許，又有竹簾相隔，所以樓下的人並沒有注意到他，隻將他當作了一般看熱鬧地食客。

坪間那名官員麵色微變，似乎也沒有想到先前發問的竟然就是北齊人。稍停片刻之後，帶著一絲冷漠與鄙夷說道：“三國交好這是不假。不過這位自北方遠道而來的先生...先前沒有見您下場，此時本官才想明白，原來北齊的朋友都喜歡經文之道，對於這方麵的信心確實是差了些。”

此言一出，坪上地慶國人與東夷人都高聲笑了起來，北齊雖與南慶一般建國不久，但襲自北魏，陳腐文酸之氣太重，國人多走柔順之道，相較而言，武風確實不盛，在天下人的心中都有個孱弱的印象。

雖然北齊也有一位大宗師苦荷，卻執心於天一道的修行，少入世間行走，也有一位雄將上杉虎，卻被北齊朝廷擱在極北寒地，如今召回京師，又軟禁於府不受重用，所以江湖人的心中，對北齊人確實有些瞧不起。

要知道東夷城乃是天下九品高手最多地所在，論起武道來自然有一份天然的信心。而慶國尚武，名帥猛將如雲，秦葉二家將星不計其數，武道高手裏就占了兩位大宗師，九品強者也有不少，先不論一箭穿雲的燕小乙大將，單說最近崛起的小範大人，那就是武道天才之一例也...

這兩年倒是知道北方出了位海棠姑娘，不過...那卻是個女人，江湖人士重男輕女比一般百姓還要過份，愈發地鄙視北齊人了。

所以官員這番話一說，不論是慶國拳師還是東夷劍客都高聲笑了起來。

那名北齊人麵色一黑，露出幾絲憤恨之色。

樓上的範閑麵上卻露出一絲頗堪捉摸的古怪笑容，心裏很是喜歡那名江南路官員沒有壓抑住怒氣，兩眼微眯快速地在樓下看著，似乎是在找什麼。

然後他輕輕地一拍欄杆，手掌握緊了青木欄邊，有些用力，看來心中平空多了兩絲激動。

三皇子不解地看著他。

範閑地目光正投向青石坪遠處道邊大樹下，那樹下正有一名尋常女子，正提著花籃在賣花，天寒時節，也不知道她籃子裏的花是從哪裏偷來的。

這女子一直背對著這麵，頭上又係著一條花布巾，所以沒有無法看到她的麵容，而就在青石坪間那名官員開口羞辱北齊的時候，她轉過身來淡淡看了一眼。

便是這一轉身，她地麵容便落在了範閑的眼裏，不是海棠，又是何人？

—

海棠已至江南，範閑地腦子開始快速轉動起來，那姑娘明明應該已經知道自己是慶國皇帝的私生子，為什麼還要依信中所言，下江南來尋自己？難道在這種情況下，她還敢將天一道的心法交給自己。完成北齊的養虎之計？

隻是在這個當口，有太多事情需要範閑在電光火石之間做出決斷，所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平伏下自己的心緒，繼續在樓下搜尋著雲之瀾地身影。

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機會。需要用極大的魄力才能做出動手的決定，範閑性情雖然沉穩，也止不住有些緊

張，不知道影子自己能不能把握住這個機會。此時他心裏很是可惜影子的性情太過乖張，不然若是讓六處地人與他配合，今天這臨時構劃的一局，說不定成功的希望會更大一些。

那邊大樹下賣花的女子已經款款向青石坪這方走了過來，一道淡淡地清新氣息。就從她的身上散開，馬上那場間那些江湖高手們察覺到了異樣。

眾人下意識裏給賣花姑娘避開一條道路，似乎不敢擋在她的身前，但等這麵容尋常的賣花姑娘走過去後，眾豪傑才覺著有些奇怪。為什麼自己要給她讓路？

不過片刻間，海棠已經麵容寧靜走上了那一大方青坪，就這樣自自然然地站在那名官員的對麵，輕聲說道：“這位大人，小女子乃北齊人，粗魯不識經文。對於打架這等事情，卻還是有些信心。”

那名江南路官員微微眯眼，看著麵前這貌不驚人地女子，卻是半晌沒有說出話來，似乎是被她震懾住了心神。

此時西湖上的寒風吹了過來。沒有吹動海棠身上厚厚的棉袄，卻吹得她鬢角的亂發向著臉前亂撲著。看上去有些好笑。今天的杭州城並沒有平空冒出一位仙子，卻多了一個因為家鄉受辱而站到台麵上來地村姑。

先前一直憤憤不平卻隱忍著的那名北齊人，見到她現身之後，在麵上裝出猶疑之色，片刻後似乎雙眼一亮，大喜過望，穿出人群，在青石坪下方拜倒：“海棠姑娘！您怎麼來了？”

樓上樓外麵圍著的江湖人們齊齊一震，再望向坪上那名尋常女子的目光便開始變得警惕與畏懼起來。

海棠？北齊海棠！

苦荷宗師的關門弟子，劍試北方無一敵手的九品上強者，傳說中地天脈者，西湖邊上又不可能平空冒出個大宗師來，誰能是她的對手？

在海棠擺造型、搶風頭的時候，範閑很可惜沒有多餘的精力去看她，從一開始，他就沒有去看她，隻是雙眉微皺，極為仔細地查看著樓下所有人的動靜，片刻之後，他終於注意到了一處所在。

湖邊，堤下，小舟，一位漁夫戴著笠帽，手裏握著一根釣竿。

範閑雙掌撫在青欄之上，雙眼一眨不眨看著那個漁夫，發現就在海棠出現之時，這名漁夫手中地釣竿輕輕垂了一下。

釣絲上並沒有魚，隻是漁夫看重海棠的修為，想讓自己隱藏地更深些，而做出的下意識心理反應。

這一個小小的變化卻落在了範閑眼中，他伸手取過三皇子手中那個青花瓷盤。

三皇子大異道：“我還沒...”

話沒說完，範閑已經將青花瓷盤用力扔下樓去！

...

隻聽當的一聲脆響，瓷盤碎成無數片，叮當不停，此時樓外因為海棠的出現正是一片安靜，所以這聲音顯得格外明顯。

有些人抬頭望著樓上，心想是哪個沒見過世麵的家夥，一聽到北齊聖女的名字，竟是嚇得把盤子摔到樓下來，這些人卻因為大樹與竹簾的隔斷，沒有看到範閑的模樣。

有些人卻依然緊張看著場內，不知道海棠接下來會做什麼。

隻有湖上的那名漁夫，與樓上的範閑之間，沒有絲毫的視線阻隔，而那名漁夫也明顯聽出這盤子被人用力擲出而不是摔下，所以有些微微詫異，便側頭掃了一眼。

隻是一眼，便再也不能收回，因為範閑的目光正冷冷地回望了過來，盯死了他。

偽裝成漁夫的雲之瀾，看著樓上那個麵色寧靜的年輕公子，心裏便仿佛有一把火燒了起來，範閑！你居然也在這裏！

雲之瀾緩緩收回釣竿，而目光卻依然如兩把奪目名劍一般，射向樓上。

隔著數十丈的距離，樓上與船中的兩個人仿佛忘了樓內樓外的所有人，忘了這時候海棠正在發飆，而隻是互視著對方。

許久，二人的目光都不曾分離。目光裏沒有試探，隻有**裸的冰冷，二人因為往日的仇怨，江南明家事的後手，絕對不可能惺惺相惜。

...

雲之瀾的釣竿收到了一半。

很詭異地，一柄匕首無光的尖刃，出现在了舟旁釣繩的邊緣，似乎在無聲無息隨著他收線的動作，向上提升，終於，奪魂的匕首漸漸浮出了水麵。

此時雲之瀾的心神大半放在樓中的範閑身上，小半放在坪中的海棠身上，他雖為四顧劍的首徒，但也知道一個海棠，一個範閑，都是年輕一代裏實力最深不可測的人物，而且世間傳說，這兩個人格外投契，這時候忽然間同時出現在杭州城，出現在這艘小船的旁邊，他們究竟想做什麼？

一道黑芒詭厲絕殺閃過！

舟上漁夫一聲悶哼，身上帶著一道恐怖的血箭，衝天而起！

小舟之上的烏蓬就有若被無數道力量同時拉扯著，剎那間碎成無數塊，激射而出。水花一綻，一個全身黑衣的人影從西湖之中破水而出，遁著空中雲之瀾飄渺的逃逸方向刺去！

兩道破空聲後，湖畔已無人蹤。隻留下滿湖烏蓬殘片，隨著水波一上一下，殘片之中，一頂江南常見的笠帽飄浮不定，似乎是在向樓中的範閑表示抗議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